



南詔史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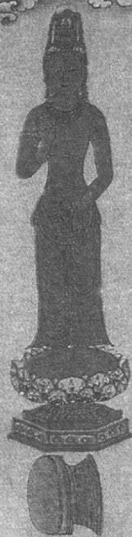
谷跃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石門邑主羅利李忙祿

慈雙字李行



摩訶羅婆王輪王得界地賦四方請為一眾

縣信 安隆夏



中興皇帝



龍山主掌內書金泰貨街
理昌恩奕臣王泰宗



南詔史概要



谷跃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诏史概要/谷跃娟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12 - 453 - 8

I. 南… II. 谷… III. 南诏—历史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833 号

南诏史概要

谷跃娟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李兴和 史明舒

封面设计: 孟涛涛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53 - 8

定 价: 22.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1993 年秋，谷跃娟考取了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硕士研究生，我为她们同级的学生讲授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等课程，谷跃娟的学习成绩很好，她的硕士论文《南诏民族政策浅论》写得很深入、扎实，为她进一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6 年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并兼任我的助手，帮助我打印、校对我正在撰写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稿件。现在谷跃娟送来了待印的《南诏史概要》一书，稍微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过去我给硕士、博士研究生讲课时，经常说，史学著作的撰写，应该是在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南诏史概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南诏史概要》不仅充分地掌握了到目前为止所可能获得的有关南诏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而且参阅了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著。在准确理解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南诏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提高，使南诏历史上许多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豁然开朗，使人为之耳目一新。《南诏史概要》是近年来较好的一本关于南诏历史的著作。

尤 中

2007 年 9 月 10 日于云南大学

前 言

南诏是唐代西南地区蒙舍乌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649年，南诏兴起于蒙舍川（今云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52年，脱离唐朝独立建国，公元902年灭亡，南诏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势最炽之际，史载“东距爨，西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①南诏的疆域覆盖了今云南全省、云南与川、黔二省交界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在这广阔区域内，群山耸立、河流纵横，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南诏跨越了地理条件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族系、不同发展状态的各民族群体置于统一政权之下，缔造了红土高原的历史奇迹。

南诏以国家形式经营西南一百五十余年，对西南民族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南诏结束了大姓爨氏“独步南境”二百年的割据局面，改变了南北朝以来西南各族“各据山川，不

^① 《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相役属”的封闭状态，统一了西南地区，并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沟通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交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发，造就了兼容并蓄、瑰丽多姿的南诏文化。南诏统治时期，境内一度出现了“遐迩无剽掠之虞，黔首有击鼓之泰”的和平景象，“人知礼乐，本唐风化”，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秦汉以来的历史新高。

南诏对唐代亚洲东南部的地区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南诏西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北部至东北部和大唐帝国地域相接，西部、西南部与南部则与古中南半岛诸国山水相连。南诏与唐朝、吐蕃之间的和平友好和利益纠葛，交织着南诏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就战略地位而言，南诏既可是唐朝的“西南藩屏”，又可是吐蕃的军事“右臂”，这就使南诏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之中，奇迹般地获得了对发展极为有利的三次历史机遇，成为独据一隅的民族政治实体，并且，南诏还与古中南半岛的骠国、弥诺国、真腊国、昆仑国等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声威远播，对唐代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疆域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南诏同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政权一样，在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与唐朝相始终的二百余年间，唐代西南地区出现了政治的分裂与回归、疆域的收缩与扩张、民族的分化与融合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西南各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前进性和迂回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在南诏与唐朝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提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南诏的历史表明，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与统一王朝矛盾冲突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发展曲折性的表现，就前进的趋势而言，分而不裂并最终归于融合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

大理，是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性的坐标。初到大理，就为那里的湖光山色所折服。那是十多年前一个旅游者的视角。师从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后，才知道，波涛轻涌的洱海，曾隐藏着怎样的刀光剑影；雄奇巍峨的苍山，又造就了怎样的宏图大业。南诏，其实就是西南一段历史的兴衰。

凡治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所吸引。唐人撰写的南诏史著，计有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修《云南记行》二卷，徐云虔《南诏录》和樊绰《蛮书》十卷等。现今仅存樊书一种，是南诏历史最真实的记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汉族官方记载，以及《敦煌本吐蕃文书》，则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对南诏历史进行了描述，也是见证南诏历史的有用材料。明、清时期地方修史成风，《纪古滇说集》、《白古通记浅述》、《滇载记》、《滇略》、《滇考》、《南诏源流纪要》、《南诏野史》等地方文献，在官方正史的基础上，不仅补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还穿插以大量神话传说、佛教故事。可以说，正是这些古代历史学家留下的著作，使南诏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始终停留于沧洱之间不致湮没。

现代意义的南诏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凌纯声、方国瑜、范义田、许云樵诸先生，率先展开了南诏族属问题的研究。建国以后，马长寿、王忠、尤中、林声、李家瑞诸先生，继续在南诏的民族、社会性质、政治、文化等方面耕耘不辍，硕果累累，方国瑜、向达、王忠、赵吕甫诸先生，又在史料的考释校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台湾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以及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的《南

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等书，也为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观点。应该说，有关南诏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经过学者们筚路蓝缕、孜孜不倦的开拓，成绩斐然，在南诏社会发展、民族管理、经济和对外交往方面，虽起步稍晚，但研究和关注的热情也丝毫不逊。

本书不揣浅陋，期望在南诏与唐朝、吐蕃的政治互动关系中，能对南诏的发展历史进行完整描述，为人们了解南诏提供有用的参考。对某些研究较充分，并有普遍认同的学术观点，为方便阅读本书论证从简。本书的完成，受益于诸学术前辈及同仁论文著述的启示，更要感谢尤中先生、万永林教授长期以来所给予的指导和点拨，以及张昌山教授在我硕士学习期间对南诏民族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所给予的引导和启迪。囿于学力，书中所论如有不当，所引如有疏漏，祈望专家学者批评原谅。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南诏的崛起	(1)
一 南诏早期的部落兼并活动	(1)
二 唐朝、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博弈	(14)
三 南诏对洱海地区的统一	(22)
 第二章 南诏的发展与兴盛	(28)
一 唐、诏失和，南诏建国	(28)
二 三角互动关系中南诏国的发展	(38)
 第三章 南诏的衰落与灭亡	(52)
一 唐、诏关系的破裂与南诏国力的衰退	(52)
二 社会矛盾的激化	(56)
三 南诏的灭亡与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的 更替	(61)
 第四章 南诏的国家制度与疆域范围	(64)
一 南诏的政治制度	(64)

二	南诏的军事制度	(75)
三	南诏的疆域	(82)
第五章	南诏的经济	(93)
一	南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生产情况	(93)
二	商业的发展	(102)
三	南诏的社会性质	(110)
第六章	南诏境内的民族	(114)
一	南诏境内的民族构成	(114)
二	南诏对境内民族的管理	(123)
三	南诏政权崛起对西南民族关系的影响	(133)
第七章	南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143)
一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143)
二	南诏与吐蕃的关系	(163)
三	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	(180)
第八章	南诏的宗教与文化艺术	(200)
一	南诏的宗教	(200)
二	文化与艺术	(208)

第一章 南诏的崛起

一 南诏早期的部落兼并活动

（一）唐初洱海地区的居民情况

本书中洱海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主要指今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周围地带，包括大理州全部、丽江南部及楚雄州西部。洱海历史上曾有“叶榆河”、“叶榆水”、“昆弥川”、“洱河”之称。从文献记载看“叶榆”为古地名，“昆弥”即昆明，古族称。“弥”又写作“弥”、“潞”、“弭”，又写作“洱”，“洱”即由此而来^①。但后人更多循“如月抱珥”、“形若人耳”之说，称之为洱海。

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情况，《史记·西南夷传》载：“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牂榆（今大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皆氐羌也。”秦汉时期昆明族内部的社会发展情况十分不平衡，这里描述的是分布在山区从事游牧生产的昆明族和嵩（叟）族的情况，此外，还有部分分布于坝区的昆明族和叟族已经从事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如邪龙县（今巍山彝族自治县）的昆明族，农业生产已经

^①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页。

发展了起来，内部产生了阶级分化，在东汉初年，邪龙县的昆明族首领卤承被封为“破虏旁邑侯”^①。摩沙夷则是东汉末年从当地的昆明族和叟族中分化出来，分布在今雅砻江以西至云南丽江一带，或土著，或迁徙，经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

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僰人不见于史乘。方国瑜、马曜、王叔武等先生认为洱海地区的僰人是从僰道（今宜宾）迁徙来的。至于迁入洱海地区的时间，各家略有不同，但以东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主流。尤中先生则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属于氏羌系统的族群，就已经分布在云南的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西北部。其中僰人居住于坝区，文化水平最高、从事定居农业生产；昆明、叟族居住于山区，呈立体分布状态^②。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所记载的仅仅是处于游牧经济状态的部分昆明族的情况，并没有全面反映“西南夷”的历史全貌。

蜀汉时期，有一部分濮人迁移到了洱海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但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以建宁郡（郡治今云南曲靖）为政治中心，有关洱海地区的记载还是非常少见。至北周时期，洱海地区已成富裕之地，北周末年任益州总管的梁睿，曾向北周大丞相杨坚上书说：“南宁州近代以来，分置兴古、云南（今大理州）、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洱海地区）有骏马、明珠，益宁（滇池地区）出盐井、犀角。”^③说明这一时期洱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了。

① 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36页。

③ 《隋书·梁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隋朝国祚短促，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未及深入和有效，但其军事的触角却到达了洱海地区。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前后，隋朝在今云南曲靖市设置了南宁州总管府，拜爨翫为昆州刺史^①。然而，爨氏长期称雄一方、顾盼自得，并不甘心臣服于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爨氏反，隋文帝“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今永仁、大姚），经弄栋（今姚安），次大勃弄、小勃弄（今祥云、弥渡），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度西二河（今洱海在下关出口处之河流），入渠滥川（今滇池南部晋宁县城郊入滇池的河流），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②第二年爨翫复反，隋文帝再命刘诜、杨武通领兵镇压，俘虏了爨翫。之后，隋文帝诛杀了爨翫，“诸子没为官奴”^③。爨氏集团内部也由此陷入了分裂与相互的争斗之中，隋王朝不得不放弃南宁州之地。但是，隋朝的二次军事打击迫使爨氏的控制范围收缩到了今楚雄以东地区，分布在洱海地区的各个部族，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至唐朝初期，洱海地区的古代居民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形成了白蛮、乌蛮这样一些处于部落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此外还当有部分濮人系统的民族群体。白蛮与近代白族有族源关系，乌蛮与近代彝族有族源关系，这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史籍所谓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乌蛮”是一泛称，还包括了由东汉末年的摩沙发展而来磨些蛮，以及在南诏独立之后被分化出去的施蛮、顺蛮。就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白蛮较高，乌蛮、磨些蛮次之，他们是洱海地区早期部落斗争的主要

① 《隋书·史万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3 年版。

② 《隋书·史万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3 年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中华书局胡注本 1956 年版。

参与者。

白蛮是以汉晋时期的僰人为主体的，融合了洱海周围地区的土著人口和部分汉族人口发展演变而来，分布在洱海周围地带的平坝中，主要居住在洱海周围及今祥云、凤仪、永仁、姚安、大姚等地，又被称为“西洱河蛮”或“河蛮”。《通典》记载洱海地区白蛮的情况：“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杏。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绁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马、猪、羊、鸡、犬。饭用竹筍，搏之而噉。羹用象杯，形若鸡彝。有船无车。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绁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髻。男女皆跣。……其俗，有盗窃、杀人、淫秽之事，酋长即立一长木，为击鼓警众，共会其下，强盗者众共杀之。若贼家富强，但烧其屋宅，夺其田业而已。”

从《通典》的记载可知，这部分白蛮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贫富分化明显，虽然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部落公共权力组织痕迹明显。经济方面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作物中既有南方的传统作物水稻，又有北方的传统作物粟、小麦，同时还兼有牛、马等牲畜的饲养，畜牧业和家禽饲养业比较发达；纺织业有一定发展，掌握了养桑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由于居住的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西蜀通往天竺的必经之道，往来商贾多在此停留，故已有小城镇出现。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能讲汉语，懂阴阳历数。

唐初滇西乌蛮主要分布在洱海周围地区，已经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组织，称为“六诏”，他们是：

蒙舍诏，在今巍山彝族自治县境内；

蒙巂诏，在今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一带；

邓赕诏，在今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洱源县北部的三营一带；

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城區一带；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在今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唐代初期六诏中越析诏实际上是磨些蛮。其余五诏则是从秦汉以来滇西的昆明族、叟族发展演变而来，隋、唐时期被称之为“乌蛮”，是滇西彝族的祖先部落。此外还有石桥诏，在今下关市，石和诏，在今凤仪镇西部，或与六诏并列而称八诏，皆属“乌蛮”。

关于六诏出现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南诏传》载“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此说明显有“以今推古”的嫌疑。蜀汉时期滇西地区为乌蛮先民分布区，但洱海之地未必就有六诏之称。《蛮书》所记唐初六诏世系大都仅为二、三代，南诏最详，为四代，则六诏名称的出现，当不早于隋末唐初时期。

蒙舍诏位于六诏之南，故称南诏。《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蛮书》卷三也说：“蒙舍诏，姓蒙”。南诏先祖从哀牢山区迁往巍山的具体时间难以细考，相传唐贞观年间为躲避仇敌，南诏八代祖舍龙帅部众从哀牢山迁至巍山。南诏以蒙舍为号，当与南诏舍龙有关。大概“蒙”先是部

落称号，后逐渐遂以蒙舍为号，与蒙嵩诏名从首领嵩辅首相同^①。

南诏迁移至巍山之后，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向定居农业生产。舍龙之后，龙迦独为南诏首领，其事迹无考。至细奴逻时，南诏开始强盛起来了。

南诏的发源地巍山坝子，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优良条件。《蛮书》卷五说：“蒙舍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②山川之利使南诏获得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防止其他部落的攻打，南诏曾在峨嵋图山上筑城以居。唐初，细奴逻率众从峨嵋图城迁至平坝，筑蒙舍城（今古城村），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南诏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乌蛮中经济殷实、人口众多的部落群体。此时洱海地区的其他乌蛮部落，农业和畜牧业也都普遍发展起来了，但“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③。《南诏源流纪要》载：南诏“孳牧繁衍，部众日盛”，已然成为滇西洱海地区一股日趋强大的地方势力。

《西南彝志·武氏源流》记载了南诏早期的发展情况：武祖慕雅切，一世慕雅切，二世切慕希，三世希雅糯，四世糯雅陀，五世陀洛施，六世施武额，七世武额克。

君为武额克，臣为武额那，师为武朋安。他三贤之世，武家的蒙舍，察看了两山，遍地是沃土，但不曾开辟，他就去开辟，兴盛有荣威。……

① 方国瑜：《南诏之兴盛》，载《方国瑜文集》（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页。

③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页。

武蒙舍这人，头戴鹿角冠，他的领域大，天开一道门，降下一重地，他就此居住^①。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滇西乌蛮各部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跨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剧了，为了使私有财产确定不移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各民族中出现了父子连名制。父子联名制是父名的最末一个字（音）与子名的最前一个字（音）相同而连接起来，这样可以确认亲生父子之间的关系，对贵族分子来说，还可以使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承袭下去而不至于旁落和紊乱。隋朝末年南诏在六诏中最早开始了父子联名制。各诏父子联名的具体情况如下：

蒙赕诏：赕辅首→却阳照→照原→原罗。

浪穹诏：丰时→罗铎→铎罗望→望偏→偏罗矣→矣罗君。

邓赕诏：丰咩→咩罗皮→皮罗邓→邓罗颠→颠之诰。

施浪诏：施望欠→施望千→千傍→傍罗颠。

蒙舍诏（南诏）：舍龙→龙伽独→独罗（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劝丰佑→世隆→隆舜→舜化真。

父子联名制至今在大部分彝族中广为流行，是彝族典型的文化特征。这种制度标志着氏族内部阶级的剧烈分化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通过这种方式，各部落贵族把自己世袭的统治权力稳固下来，在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多的情况下，为扩展生存空间、发展政治势力，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细奴逻兼并白崖地区的斗争

细奴逻生于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卒于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处在洱海地区各部“无大酋长、好结

^① 引自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油印本《西南彝志选集》上册。